

斥美帝國務卿艾奇遜

羅隆基

黃藥眠

章伯鈞

曾昭掄

等執筆

潘光旦

陶大鏞

中國民主同盟總部宣傳委員會編行

目錄

斥艾奇遜的總體外交	羅隆基
駁艾奇遜關於外交政策的演說	章伯鈞
美國心理的診斷	潘光旦
斥艾奇遜	黃葯眠
原子外交的破產	曾昭掄
反動的邏輯與歷史的真理	陶大鏞
附錄一	
周外長發表談話駁斥艾奇遜演說	
民盟宣委會主委羅隆基對艾奇遜演說發表談話	
艾奇遜的「總體外交」(光明日報社論)	
美國的謊言和亞洲的真理(人民日報社論)	
附錄二	
艾奇遜談「總體外交」	
艾奇遜對亞政策演說全文	
艾奇遜就美蘇關係等問題演說摘要	

斥艾奇遜的總體外交

羅隆基

這半年來，美帝國主義的國務卿艾奇遜真是叫罵得厲害。他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在白宮發表過一篇演講，標題是『總體外交』。在三月短短的一個月內，他又發表了『亞洲政策』與『美蘇關係』兩篇重要的演講。此後，他又接二連三的發表許多談話與演講。他一切演講的全部內容，實際可以用『總體外交』四個字做個總題，談的就是那一整套。綜合起來，他的總體外交的目的是反蘇反共；總體外交的資本是力量；總體外交的手段是戰爭。我讀了這些演詞與談話後，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艾奇遜代表美國政府的一切叫罵，正表明這是世界第一號帝國主義崩潰傾覆前的瘋狂喊叫。這正像一個高熱度病人垂死臨終前生死掙扎中的吵鬧。這個病人熱昏了頭腦，他不知道他的生命的威脅是他自身內在的病症。他不肯安心醫病，却磨拳擦掌的想攻擊別人。他更不知道他的病體在這般亂吵亂鬧中加重了危機。他這種行為正增加毀滅自己的條件，提前結束他的生命。

這絕對不是我對美帝國主義的詛咒。美國今天是個有嚴重病症的國家。這病就叫做帝國主義病。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這是不治之症。資本主義發展到成熟和過分成熟的時期，就成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就是垂死的資本主義。一個國家的帝國主義愈是高度發展，那國家的資本主義就愈接近了崩潰傾覆的時候。美帝在一切場合中總以世界第一自居，他總喜歡中國人伸出

姆指誇他一句『頂好』。絕無疑義，美國資本主義的成熟程度，今天是世界第一，是『頂好』。美國帝國主義發展的高度，今天是世界第一，是『頂好』。就因為有了這幾個『頂好』的條件，美國帝國主義今天遇到的危機亦是世界第一。對美帝今天的處境，我們又只好伸出姆指搖頭感嘆一句：『頂頂的不好了』！

艾奇遜亦知道美帝今天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機。他知道美帝正受到嚴重的威脅。他最近在四月二十五日向報紙編輯協會演說時有過這樣一段話：

『我們面臨一個威脅——我最認真的說這句話——我們面臨着一個威脅，它不只威脅我們的國家，而且威脅我們賴以生活的文明以及那文明賴以存在的整個物質環境』。

這裡，艾奇遜所指的文明，當然是資本主義的文明。他在演說中還一再說到他們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這生活方式當然亦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這正是美國今天所代表的一整套制度。這整套制度今天受到空前的威脅，是千真萬確。艾奇遜亦知道資本主義制度今天所受到的威脅是從那裡來的。他說：

『我們面臨的威脅是來自一個制度，這個制度否定我們認為正確的每一個前提』。

艾奇遜這段話裡所指的制度，當然是共產主義制度。換句話說，今天共產主義文明威脅資本主義文明；共產社會生活方式威脅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共產主義制度威脅資本主義制度。我們認為艾奇遜的認識是對的，他的憂慮、恐懼、悲哀，自有他的理由。他的總體外交，就是希望能夠達到保全資本主義文明與制度的目的。當一個新文明起來威脅舊文明，一個新制度起來代替舊制度，艾奇遜的總體外交能否達到護舊拒新的目的，這是我們要討論

的問題。

在艾奇遜看來，他這種反蘇反共的任務，他這種捍衛資本主義的任務，是上天賦予的使命。他是替天行道。因此，他說：

『我們必須認識，我們達到的目的，必須有應付上天可能託付我們一切任務的力量來支持。』

這類話給我們一個印象，彷彿墨梭里尼與希特勒又復活了。這完全是當年墨梭希特勒兩個法西斯英雄完全一致。思想與腔調。艾奇遜達到反蘇反共目的的手段與方法亦與當年墨梭希特勒兩個法西斯英雄完全一致。他說：

『對付蘇聯的唯一方法是創造有力量的情況』。

他又說：『在這方面的主要顧問是我們的國防部長和三軍部長，我們可以完全的信仰與信任他們。』

假使上天真託付了艾奇遜捍衛資本主義的任務，我們相信這個不仁的上天亦就註定了艾奇遜最悲慘失敗的命運。

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種文明。以往一切文明都受著社會進化與發展規律的支配。過去有許多種文明就被進化規律淘汰了。舉幾個簡單的證例來說吧：原始共產制度的文明被奴隸佔有制度的文明代替了；奴隸佔有制度的文明被封建制度的文明代替了；封建制度的文明被資本主義的文明代替了。今天資本主義制度的文明必為新的更適合時代潮流的文明所代替，這是社會向前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不是艾奇遜的總體外交所能挽救的，亦不是艾奇遜所信任的上天所能挽救的。

資本主義的「八字」，早在一百年前已爲馬克斯算定了。資本主義發展到高度的帝國主義，他就到了死亡的時候。可憐的艾奇遜國務卿，他不明白這個道理。他要在進化軌道上開倒車。他歌頌美國式的文明。他讚美美國式的生活方式。他吹噓美國的制度是極樂天堂的自由世界。他一口咬定共產主義不許思想自由。因此，他認定共產主義是「對我們文明的本身基礎的挑戰與威脅」，是對文明可藉以存在的唯一世界——自由世界的本身安全的挑戰與威脅。」

我們不否認資本主義制度有他們所謂的文明。在那樣的文明中有他們所謂的「自由」。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的時候，資產階級起來推翻封建階級，他們號召的標語是自由平等。經過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十八世紀的美國獨立與法國革命，資產階級已取得了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他們建立了他們的階級專政。這是艾奇遜所吹噓的美國式的文明與美國式的制度的來源。不過艾奇遜應該承認，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革命所產生的自由平等，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從英國的議會革命算起，資產階級享受自由平等，已經有了二百餘年的歷史了。這種資產階級的自由，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的不自由的基礎上。這種資產階級的平等，是建築在廣大羣衆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基礎上。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革命所產生的文明，是一個新興的階級用新的鬥爭形式，新的壓迫條件，統治了世界人民。他絕對沒有產生一個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的世界。

艾奇遜半年來的一切演說與談話，口口聲聲歌頌「我們的自由平等」，讚美「我們的文明」。算了罷，收拾起你的法螺龍！拿今天少數資產階級過分自由過分平等的情況，與世界極大多數人民不自由不平等被壓迫被剝削的情況對照起來，你所謂的文明世界，實際是個野蠻社會。

艾奇遜的總體外交是要爲「我們的生活方式」組織十字軍，他要動員美國和世界的一切反動

力量，來把握這個十字軍的決定勝利，使『我們的生活方式能够繼續存在下去。』艾奇遜却忽略了一點：他所謂的『我們的生活方式』，這個『我們』只是資產階級的『我們』。這個『生活方式』正是美國極大多數人民，世界極大多數人民不能生存的關鍵。試問，在紐約一個城市裡，華爾街資本家們的生活方式與紐約東區貧民的生活方式是一樣嗎？試問，在美國一個國裡，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與無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是一樣嗎？試問，白人的生活方式與黑人的生活方式是一樣嗎？在一個世界中，試問，美帝國主義的生活方式與一切殖民地依賴國中極大多數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的的生活方式是一樣嗎？誰能否認，今天世界極少數人豪華奢侈的生活方式，就靠極大多數人的貧苦饑寒來維持？世界極少數人的生活方式與極大多數人的生存，成了對立。這正是資本主義內在的一個矛盾。這個矛盾正是艾奇遜所歌頌讚美的文明裡的一個死症。這個矛盾的尖銳化和緊張化，就是艾奇遜國務卿的『我們的文明』『我們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脅與挑戰的原因。

可憐的艾奇遜先生們，不明瞭這個道理，於是他的總體外交就找錯了對象。他把資本主義受到威脅的責任完全放在蘇聯頭上，完全歸咎於蘇聯。他說蘇聯挑選了美國做攻擊的目標。事實恰相反。今天美帝國主義挑選了蘇聯做攻擊的目標。

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成為帝國主義，這是必然的事實。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這亦是必然的事實。即令今天世界沒有蘇聯這個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美國這個高度的帝國主義國家，因其自身內在矛盾的發展，亦會受到社會革命的威脅與挑戰。這亦是必然的事實。我們可以用歷史的事實來說明這個道理：帝俄過去曾經是資本主義制度，帝俄亦曾經過一個帝國主義階段。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世界還沒有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然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依然發生

了，俄國的資產階級依然覆滅了。俄國的沙皇和俄國的資產階級又去埋怨誰呢？俄國是幸運，他有了列寧史達林這樣先知先覺的偉大領袖，他們接受了德國馬克斯所創造的共產主義，領導了俄國人民用社會革命的手段迅速醫治了俄國的病症。倘使帝俄沒有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倘使帝俄今天依然是資本主義制度，倘使帝俄今天亦是「俄帝」；那末俄國的帝國主義亦當然會與今天的美帝國主義遭受同樣威脅，陷於同一絕境，歸於同一命運。舉個譬喻來說，三十餘年前，俄國美國是患着同一病症的病人。俄國有了好的醫生，用德國馬克斯發明的特效藥把疾病醫好了，如今身心健康強壯了。美國諱疾忌醫，今天已陷於垂死絕境。美國因疾病的危機，遷怒及於身心健康強壯的蘇聯。這不就是艾奇遜的總體外交嗎？其實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美英法日等國的資產階級，曾經與帝俄的資產階級有過聯合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反動行爲。這不就是「總體外交」的一次試驗嗎？一九一七年世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反革命行爲慘敗了，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由嬰兒而青年而壯年。對這樣壯盛強大的進步的新國家，今天艾奇遜再談總體外交的老調，希望達到顛覆摧毀的目的，這不是螳臂撼大樹，多見其不自量嗎？

一些落伍反動國家，挑選一個革命進步國家做攻擊的主要目標，以圖延長舊文明舊制度的生命，這在歷史上實不乏實例。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推翻封建地主，建立共和制度，這是資產階級的抬頭。這種革命思想對封建制度文明是個大威脅。當時的俄國奧國普國等等就大爲震驚。他們組織了所謂神聖同盟，從事反法反共和運動。當時政治上的梅特涅之流正像今天美帝的艾奇遜，他大事咆哮叫囂，要爲封建制度文明做禦客，做衛士，做替天行道的英雄。這不就是十九世紀初年的總體外交嗎？然而結果怎樣？十九世紀畢竟是資產階級抬頭的世界，畢竟各國的資產階

級取得了統治權，反動的神聖同盟落得個悲慘的失敗。今天艾奇遜所歌頌讚美的自由世界，不就是當年封建地主階級所詛咒的資產階級的共和主義嗎？人類社會是永遠繼續不斷的在進步在發展。十七與十八世紀封建地主階級的命運，如今又輪到了二十世紀資產階級的頭上了。今天的資產階級已被迫站在當年封建地主階級的地位了。十七與十八世紀的新文明，如今又是陳腐破爛的古董了。於是今天的資產階級就抄襲當年封建階級自衛的法寶，妄冀苟全。今天艾奇遜賣弄的把戲，不就是當年梅特涅的老戲嗎？二十世紀的總體外交，二十世紀的北大西洋公約，南太平洋同盟，當然會與十九世紀的神聖同盟同一下場。站在客觀的立場來說，這就是社會發展的規律。眼見到這位在社會發展軌道上開倒車的艾奇遜國務卿，定將進退失據，人車俱毀了！

二

艾奇遜的總體外交究竟是些什麼內容，究竟是怎樣一種方法呢？這就是我們在這段文字中要分析的問題。

艾奇遜不要和平要戰爭，這在他的演詞中說得清清楚楚：他說：

『我們需要和平，但不是不惜任何代價的。我們準備談判，但不願為此造成挑起虛假的希望而又讓新的失敗使這些希望復歸於破滅的損失。』

儘管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家善於欺騙的詞令，我們在這段演詞裡看得明明白白他是不要談判不要和平的。他要什麼？他說：

『對付蘇聯的方法是創造有力量的情況。』

「我們有技術，我們有生產力，我們有決心。……在這方面的主要顧問是我們的國防部長和三軍部長，我們可以完全的信仰與信任他們。」

艾奇遜還表示不明白嗎？他要力量，他要戰爭。他要戰爭，戰爭，戰爭！

艾奇遜『創造有力的情況』的方案是什麼？他在半年來的演詞中亦講明白了。這些演詞簡直可以說是他在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動員令。美國人喜歡賽球，他們在比賽球戲的前夕，總有一次鼓勵隊員作戰精神的羣衆大會，會中總有許多秣馬勵兵的叫囂，美國人稱之爲『溫熱起來』。美帝國主義一向把世界大戰看成球戲，艾奇遜今天就在做世界大戰前夕『溫熱起來』的工作。

艾奇遜在爲第三次世界大戰動員。他要動員的力量有這三方面：（一）美帝國主義國內的反動力量；（二）世界一切帝國主義的反動力量；（三）帝國主義們一切殖民地和依賴國的所有反動力量。

『總體外交的意思』，據艾奇遜說，『是國外問題與國內問題之間不再有任何不同了。』

因爲這樣，他纔可以動員國內和國外的一切反動力量。因此，國內各部門，『國會和國防部、財政部、農部、商務部都有與國務院同樣重要角色去扮演。商業、農業、勞動、報紙、無線電與我們所有我們偉大的國家機構，必需自願的同意協同一致來完成這凌駕一切之上的任務。』這凌駕一切的任務，當然是世界大戰。對國外，艾奇遜說，『我們必須不鬆懈，必須促進一種民主努力。這種努力表現在歐洲復興計劃，北大西洋公約，里約熱內盧公約，聯防援助計劃以及第四點計劃上』。這樣纔能在一切反動力量中『求某種統一』。

等到國內與國外一切的反動力量有了艾奇遜所謂的「某種統一」以後，於是就進行下一個步驟了。於是他說：

「當我們已求得自由國家的統一與決心——當我們已儘可能的消滅了一切區域的弱點——我們就可以與蘇聯擬定有實效的協定」。

看了這些演詞，我們當然十分明白，艾奇遜的總體外交是「權力政治」是「槍砲外交」。他所謂的「與蘇聯擬定有效的協定」，這「有效」兩字當然要由世界霸王美帝國主義來解釋。這當然是蘇聯俯首聽命，接受艾奇遜在「美蘇關係」演詞中所提出來的七個條件。到那時，倘蘇聯能够在世界霸王面前獻上寶劍來，而後恭而敬的在降書上簽字，這就成立了「有效的協定」，否則，就是美帝國主義的原子彈氫彈發生威力的時候了。這就是艾奇遜的陰謀。這就是艾奇遜的鬼計。這就是艾奇遜總體外交的實質與精神。這亦可以說就是聰明的艾奇遜先生的幻想與迷夢。這的確是艾奇遜爲美帝國主義策劃的一個有聲有色的如意算盤。然而就在這個如意算盤中，我們看出了帝國主義的一個大漏洞。艾奇遜半年來聲嘶力竭的向三方面呼籲團結、統一、與共同決心，這相反的證明了帝國主義內在的矛盾已經緊張化了。大家都知道，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帝國主義，有三個內在的矛盾與帝國主義發展高度成正比例的增強起來。這三個矛盾是：（一）帝國主義國內勞資問題的矛盾；（二）帝國主義強盜夥伴間的矛盾；（三）帝國主義國家與他們殖民地 and 依賴國廣大民衆之間的矛盾。

帝國主義與其內在矛盾有互爲增長的一個循環圈。帝國主義愈發展，帝國主義的矛盾愈緊張，矛盾愈緊張，帝國主義的危機愈大。危機愈大，帝國主義愈求發展以求克服矛盾。發展愈高，

矛盾愈強，危機愈大，這般循環不已，終至資本主義崩潰毀滅而後已。

帝國主義的本質是靠戰爭中求發展的。帝國主義發展愈高，他的矛盾愈深，他又靠戰爭以求克服矛盾。準備戰爭與進行戰爭要耗費更多的人力與財力，這又加強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於是矛盾更加緊張化，於是帝國主義又以戰爭來號召團結、統一、與共同決心。結果是帝國主義準備了更全面與更厲害的危機，並且減少了防止危機的手段。這就是美帝國主義今天所陷入的絕境。這就說明了艾其遜總體外交的起因，發展，與結局。

美帝國主義國內矛盾已經緊張化，這用不著從美國經濟方面的統計數字來證明。艾奇遜在他的演詞中已經招認了。他對美國人說：

「我們把政治看成試圖促進特殊利益的合法場所。目前有一個厭嫌政府的缺點與過失的傾向」。

美帝國主義的人民有了「厭嫌政府」的情緒，這是美國國務卿的供狀。這還不是美帝國主義國內矛盾緊張化的鐵證嗎？這就是艾奇遜要用總體外交來呼籲國內團結、統一、共同決心的理由。

在他的亞洲政策一篇演詞中，艾奇遜說：

「一個新的時代已在亞洲全面展開了，……這種運動是由兩種支配思想所造成。一個就是厭惡正常生活條件的不幸與貧困。第二個就是嫌惡外國的統治。這些思想遇在一起，溶合在民族獨立的明確概念中。」

在亞洲的一切殖民地裡，廣大的人民已經厭惡「生活的貧困」與「嫌惡外國的統治」，並且

「民族獨立運動已經成了一種過有力的自發力量」。這不是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廣大人民間的矛盾已經緊張化了的鐵證嗎？這又是艾奇遜在『亞洲政策』演詞中要用甜言蜜語來呼籲團結、統一、共同決心的理由。

艾奇遜在四月二十二日對報紙編輯協會的演說中說：

『我們在爲了使自由世界更密切的團結，使它更強大，更安全和更有效所能做的工作方面，迄今僅做了一點膚淺工作。』

我們看到美英兩帝國主義間爲着美金與英鎊比值的吵鬧；我們看到美英法三國間爲着爭奪西德富源的吵鬧；我們看到美帝與英法荷等帝國主義在東南亞與近東等殖民地政策上的吵鬧。這些不是帝國主義強盜夥伴間矛盾緊張化的鐵證嗎？這又是艾奇遜要用軍事與經濟援助，用威迫利誘的方法來達到團結、統一、共同決心的理由。

艾奇遜總體外交的呼籲，能够克服這些矛盾，解決這些難題嗎？這答案當然是反面。我們就拿美帝國主義的亞洲政策來說明這個答案。艾奇遜在『亞洲政策』的演詞中說得那般甜蜜，說什麼『我們不要爲了我們本身，從他那裡取得任何東西，我們不要利用他們來達到我們自己的任何目的。』

話儘管這樣說，但美帝在東南亞對這三件事絕對不會絲毫讓步的。第一，他們必不讓東南亞各民族脫離殖民地的地位；第二，他們必以軍事及經濟支持各民族中的反動傀儡統治；第三，他們必須利用東南亞各殖民地做反蘇反共的基地。有了這三件事，帝國主義與各殖民地廣大人民間的矛盾只會加強，不會減弱。矛盾的尖銳化緊張化，其結果必促進帝國主義的傾覆與崩潰。

美帝國主義用號召戰爭的方式來呼籲國內外反動力量的團結、統一、與共同決心。他想的是克服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他做的是增強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的命運。這就是美帝國主義的悲慘前途。

三

艾奇遜的總體外交的目的是反蘇反共。他的陰謀是首先「創造有力量的情況」，然後用「槍砲外交」的方式，威迫蘇聯接受命令，成立美帝國主義所謂的「有實效的協定」。否則，美帝國主義就領導世界反動集團，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以達征服蘇聯，征服世界，征服全人類的目的。

因為美帝國主義要用力量來向蘇聯「攤牌」，要用戰爭來顛覆蘇聯，消滅共產主義，所以艾奇遜先要散佈謠言，詭譎蘇聯造成了今天世界的緊張局面。

艾奇遜在三月十六號的「美蘇關係」講詞中，提出了他認為是造成目前世界緊張局面的七大點。他把這七點的責任完全推在蘇聯頭上。他要求蘇聯領袖「採取特定的步驟移去這些和平障礙」。現在我們要依據事實來指出這七點和平障礙的責任，到底在那一方面。我們現在就依據這七點來揭露艾奇遜的欺騙。

(一) 艾奇遜認為是蘇聯攔延了對德對日的和約。但事實恰恰相反：美英法狼狽為奸，排除首先成立了西德傀儡國，破壞了德國的統一，而後纔造成了今天西德東德對立的局面。這國的「始作俑者」的責任，不應由美帝來負責嗎？最近美英法三國又在倫敦開了一個外長

會議，又弄出一套所謂統一德國與訂立和約的騙術來了。美英法居然把這套片面搞的把戲通告蘇聯，用命令方式要求蘇聯參加。這不是帝國主義自欺欺人的行動嗎？艾奇遜還說說是蘇聯攔延對德和約障礙世界和平嗎？

談到攔延對日和約，那末，全世界的人民更知道誰在搞鬼，誰司其咎了。美帝早已把日本當作自己的附屬國殖民地了。麥克阿瑟早已成了日本的太上天皇。他正在那裡處心積慮把三島做成反蘇反華的遠東軍事根據地。至於談到對日和約，美帝違背波茨坦宣言，竟反對由外長會議起草和約，而主張由外長會議以外許多國家共同起草。這當然是美帝用多數壓倒少數的一個陰謀，以破壞中國與蘇聯的利益。我中國有八年抗戰的歷史，在對日戰爭上，我中國受到的損失與犧牲在任何國家之上，而美帝竟抹煞這種事實，希望取消中國對日和約的否決權，以達美帝操縱對日和約的目的。不止如此，美帝今天與日本財閥軍閥勾結，培養並扶植日本法西斯勢力，使日本準備重新在東亞進行侵略。從這點來說，美帝今天是我們中國四萬萬七千萬人民的公敵。美帝對這個障礙和平的責任，還能狡賴嗎？

(二)美帝說「蘇聯應讓它的附屬國的人民在自由選舉中選擇他們的政府」，並應在「衛星國區域中撤退軍事與警察部隊。」稍明今天世界實際情狀的人，就知道這是美帝大胆欺騙的謊言，同時是美帝掩飾罪惡的遁詞。今天駐在國外的海陸空軍數量，蘇美兩國比較一下，到底誰多，這問題的答案就有了。試問，今天駐在日本、西德、南朝鮮的大軍是那個國家的？試問，今天耀武揚威於大西洋太平洋的龐大海軍是那個國家的？試問，日本、西德、南朝鮮以及東南亞的許多殖民地民族，那些人民有用自由選舉選擇政府的權利嗎？美帝倘能自省自反，就知道障礙和

平的責任，應該誰負了。

(三) 艾奇遜說『蘇聯可以放棄在聯合國中的抵制和阻撓政策』。我們不否認蘇聯在聯合國中最近有『抵制與阻撓』的行動，但他是『抵制與阻撓』美帝國主義操縱把持和破壞聯合國的行爲。美帝國主義在成功湖的一切行爲，實際上早已破壞了聯合國的尊嚴。美帝國主義支持蔣匪幫代表在聯合國竊據中國代表席位，而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代表出席聯合國，這是美帝破壞聯合國的最顯明的鐵證。艾奇遜在演詞中已公開承認蔣逆偽政府因爲中國人民撤退支持已經倒台。美帝國主義到了今天却依然要在聯合國中支持一個中國人民所反對的而是美帝公開承認已經倒台的政府，這種行爲除了對中國搗亂和對聯合國搗亂外，還有別的解釋嗎？蔣匪介石的代表蔣逆廷獻，今天還能以中國代表資格在成功湖中安事叫囂，這不是美帝給予聯合國的恥辱嗎？一個革命勝利統一成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政府的合法代表，却被美帝所操縱把持的聯合國拒之門外，這不是聯合國的恥辱嗎？自愛自重的蘇聯代表團肯在傀儡的聯合國中與蔣廷獻同流合污來討論國際問題嗎？在這樣情況下，蘇聯在聯合國中採取了消極抵制與阻撓的行爲，那纔真正是爲正義、爲公道、爲世界和平而奮鬥，蘇聯纔真正愛護聯合國呢！

(四) 艾奇遜責備蘇聯不肯接受管制原子能和限制一般軍備的有效辦法，這又是造謠欺騙。蘇聯在聯合國中提出過普遍裁軍案，美帝反對。蘇聯在聯合國中主張消毀原子彈，美帝反對。美帝國主義今天正在努力『製造有力情況』以達反蘇反共目的，大量製造原子彈與氫氣彈，大規模擴充軍備，這是美帝國主義總體外交的實質。美帝今天却反過來責備蘇聯不肯接受有效管制原子能和限制一般軍備，這不是造謠欺騙是什麼？

(五) 艾奇遜認克里姆林宮使用了全世界各地它所控制的共產黨機關以顛覆的方法推翻一些國家的現存政府。艾奇遜這種謊言，不知果何所指？在我們看來，今天催進世界許多國家現存的反動政府垮台的，是美帝國主義，而不是蘇聯。是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加強了各殖民地與依賴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是美帝國主義營養、支持、援助許多政治腐敗的反動政府，因之激動了而且加強了那些國家的人民解放革命。就拿中國蔣匪偽政府的垮台來說罷：中國過去幾年的真實情況，蔣匪依賴美帝，蔣匪有所恃；美帝利用蔣匪，美帝有所使。外來侵略與內部壓迫，相互爲用，狼狽爲奸，因以造成中國一九四五年以來的內戰。中國人民革命成功了。蔣匪在中國的統治與美帝在中國的侵略，同時垮台。美帝罵蔣匪盲目愚蠢；蔣匪怨美帝援助遲緩。是蔣匪負了美帝，或者美帝負了蔣匪，這場醜公案，我們不願有所批評。不過美帝援蔣政策，適以催速蔣逆政府的垮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我們相信，類似這樣的事情，目前正在許多國家發生。美帝國主義所支持的一切反動政權必遭受蔣逆同樣命運，必全部歸於垮台。這樣說來，幫助一切反動政府顛覆垮台的是白宮，而不是克里姆林宮。

(六) 艾奇遜竟把「允許外交使節，執行正常職務」一點亦列舉爲向蘇聯要求承認的條件之一。這真是拙劣愚笨的宣傳技術。我國在東北曾有停止美帝領館活動的事實，這或者就是艾奇遜所指的非禮待遇。艾奇遜應該知道，外交使節的正常職務，並不包括間諜特務的行爲。世界任何國家對外來的間諜不會加以禮遇的。過去的外交慣例是如此，現在與將來的外交關係亦是如此。難道美帝國主義肯容許別人的外交使節在美國境內做間諜的活動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明瞭了這個道理，那末帝國主義國家出外的使節，倘要得到禮遇，首先就應檢點自己的行動了。要人